

性理救世書

性理救世書自序

凡民之生也。惛惛然。昧昧然。惟賴聖賢之士。有以發其蒙。而去其蔽。孔子繫易傳論。繼善成性。慨然曰。百姓日用而不知。君子之道鮮矣。孟子作七篇論。盡心知性。慨然曰。行之而不著焉。習矣而不察焉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。衆也。蓋人生宇宙間。最苦之事。惟不知有道。不知有學。且絕不知有性理。爾天地之大德曰生。性者生理也。故人莫不好生而惡殺。迨性理滅息。則人且好殺而惡生。嗚呼。今之世何世乎。殺人如草芥。民命等於鴻毛。老弱轉乎溝壑。凍餓自經之狀。愁歎哭泣之聲。目時有所見。耳時有所聞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。斯有不忍人之政。倘非以性理學挽救之。則乖戾之氣。上干天和。劫運更靡。所底止。康誥曰。如保赤子。斯民皆赤子也。赤子曰。溺焚於水火之中。父母之心。將何以堪。故今日吾輩所負責任。惟有正人心。拯民命。兩端非徒以善吾國。亦將以救世界。洪範陳大同之謀。在無作好惡。無作福威禮。運論大。

同。之。治。在。治。七。情。脩。十。義。大。法。小。廉。俾。民。咸。若。其。性。約。言。之。性。理。學。而。已。矣。
性。理。學。之。大。用。仁。政。而。已。矣。余。竊。不。自。揆。恆。欲。以。此。提。倡。天。下。爰。論。理。學。救。
心。大。本。以。提。其。綱。並。列。學。派。及。讀。理。學。書。記。以。發。其。局。政。治。家。讀。此。書。可。以。
正。天。敘。天。秩。儒。家。讀。此。書。可。以。立。人。紀。人。綱。農。工。商。兵。家。讀。此。書。可。以。講。信。
修。睦。尙。慈。讓。去。爭。奪。而。會。歸。有。極。詩。曰。聽。用。我。謀。庶。無。大。悔。天。方。艱。難。曰。喪。
厥。國。又。曰。昔。我。有。先。正。其。言。明。且。清。國。家。以。平。都。邑。以。甯。昔。周。之。盛。也。先。正。
莫。如。召。康。公。哀。小。民。之。籲。天。節。性。敬。德。日。闡。國。百。里。迨。其。衰。也。誦。召。旻。之。詩。
我。相。此。邦。無。不。潰。止。日。蹙。國。百。里。矣。悲。夫。悲。夫。世。有。賢。人。君。子。得。吾。說。而。口。
誦。之。心。維。之。躬。行。而。實。踐。之。庶。幾。挽。世。界。之。殺。運。弭。喪。亂。於。未。形。尙。何。有。殘。
生。傷。性。歧。路。亡。羊。之。惑。與。太。倉。唐。文。治。蔚。芝。自。序。於。無。錫。國。學。專。修。學。校。

性理救世書卷一目錄

論性理學爲正人心化風俗之本

論性理學爲政治之本

論性理學爲氣節之本

論性理學爲孝弟慈之本

論性理學首嚴君子小人之辨

論古人造字多根於性理

論理字本訓

論理氣之分合

論理欲之辨別

論性情與心之辨別

論宋史道學傳

性理救世書卷一

原名性理學發微

太倉唐文治蔚芝著

救心大本第一

正學不明於世久矣。偶有治性理學者。舉茫然不知所謂。遂相與非笑之。訾毀之。而人心。迺如江河之日下。哀哉。抑思孔子繫易傳。揭性命之理。子思子述中庸。闡天命之性。孟子生戰國之世。發明性善宗旨。古聖賢所以兢兢於此者。無非欲以性理之學。推行之於政治。所謂既竭心思焉。繼之以不忍人之政。而仁覆天下也。救世之要。先救心術。爰撮聖學體用大本。分論如左。

論性理學爲正人心化風俗之本

世界民性。無有如我中國之善者。故聖賢爲治。無庸刑名法術也。惟在順民性而已。所謂順者。非阿其所好也。因其氣質之性。順導之而已。吾嘗讀論語陽貨篇。詳言人心風俗之遷流。而先之曰性相近。習相遠。繼之曰君子學道。

則愛人。小人學道則易使。蓋惟民性善。故凡學道者無不向化而從流也。六言六蔽。性質也。民有三疾。性質也。居下流而訕上。訐以爲直。皆性質之偏也。恭寬信敏惠。使民明乎禮而復於性也。然則孔子之化民成俗。豈在性理之外哉。因其相近。導其固有之善而已。孟子道性善。非徒謂人性皆善。實則國性皆善。而欲國性之善。在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人。倫明於上。明德也。小民親於下。親民也。人道教育。天性中之教育也。一鄉之善士。斯友一鄉之善士。一國之善士。斯友一國之善士。天下之善士。斯友天下之善士。惟一鄉之鄉性。一國之國性。無不出於善。是以天下多善士。物恥足以振之。國恥足以興之。二語見禮記哀公問篇。物恥謂事物中之恥。要在俾吾民明於性理。互相團結。感仁人之德。奮效死之誠。乃能禦外侮而雪國恥。孟子曰。彊爲善而已矣。且夫中國民性。所以善者何。尙儉樸也。習勤勞也。畏刑罰也。而人之氣質。則有智愚焉。有厚薄焉。有精粗焉。有靜與囂之分焉。聖人觀於其微。愚者使之智。所謂先知覺後知。

先覺。覺後覺。以斯道覺斯民也。薄者使之厚。所謂篤於親興於仁而民不偷也。粗者使之精。所謂通天下之志。文理密察。足以有別也。囂者使之靜。所謂居敬行簡。定而后能靜。靜而后能安也。是故在上者一喜一怒一嘖一笑一趨向而人心風俗係之。可不慎哉。然而更有本焉。則禮義廉恥是已。管子曰。禮義廉恥。國之四維。四維者。民性本然之善也。恭敬之心。人皆有之。羞惡之心。人皆有之。然而四維不張者。爲利所誘。則本心昏塞也。民性戕。國性失。則國虛有其表而滅亡矣。今欲使民返而爲善。惟有崇義而黜利。孟子曰。何必曰利。亦有仁義而已矣。利欲熏心。詐僞百出。外本內末。不奪不饜。尙何有於國性。救之以仁義。生生之心。天地之性也。試以近代徵之。當清康雍之世。民生彫敝。四海困窮。天亦哀於四方。民陸清獻。湯文正。張清恪。諸賢輩出。講明道學。人心爲之一振。風氣爲之不變。閭巷謳歌沐浴德澤。此無他。性理之學明也。泊乎道咸之際。內憂外患。交訌迭起。此其棘手。恐無逾於今時。然而唐

確。慎。講。學。於。朝。羅。忠。節。曾。文。正。諸。賢。相。與。發。揚。而。光。大。之。於。是。倭。文。端。吳。竹。如。何。丹。谿。李。忠。武。昆。季。接。踵。而。興。風。雨。晦。明。絃。誦。不。輟。遂。成。中。興。之。業。故。吾。嘗。謂。理。學。盛。則。天。下。安。且。治。理。學。廢。則。國。家。危。且。亂。孔。孟。程。朱。見。龍。在。田。皆。不。獲。大。用。於。世。悲。夫。易。曰。碩。果。不。食。珍。之。也。詩。曰。不。尙。有。舊。痛。之。也。數。千。年。來。江。河。日。下。試。問。今。日。之。人。心。今。日。之。風。俗。較。之。往。昔。爲。何。如。而。社。會。之。中。一。聞。性。理。學。則。相。與。非。笑。而。詬。罵。之。人。道。淪。胥。天。理。滅。絕。殺。機。迺。出。而。不。可。遏。豈。不。尤。可。哀。哉。吾。於。是。大。聲。疾。呼。以。告。一。鄉。一。國。天。下。有。人。心。風。俗。之。責。者。

論性理學爲政治之本

性。理。之。明。與。不。明。國。家。興。廢。存。亡。之。際。也。天。下。有。不。知。性。不。明。理。而。可。以。爲。治。者。乎。惟。不。知。性。不。明。理。之。人。訑。訑。然。自。命。政。治。家。而。國。家。乃。日。危。且。亂。吾。嘗。上。下。古。今。並。引。經。典。以。證。之。

陰陽消息政治之機也。周易六十四卦。推衍運行。無非政治之宏綱。性理之大本大哉。乾元萬物資始。各正性命。保合太和。乾元者善理也。卽性理也。泰之象。君子道長。小人道消。性理明也。否之象。小人道長。君子道消。性理晦也。矧治國必寶其國之文化。文者理也。故曰觀乎人文。以化成天下。夫揚于王庭。言文者宣教布化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。羲文周公皆本性理。以通神明之德。類萬物之情。故孔子贊之曰。窮理盡性。君子安而不忘危。存而不忘亡。治而不忘亂。身安而國家可保。其道惟何。成性存存。道義之門也。是故易者性理政治合一之書也。惟治易而後能治天下。

政治之學在兢業。以理萬幾。世儒謂幾學始自孔子。非也。虞廷早已言之。吾嘗於他篇中論之。周公思兼三王。以施四事。其有不合者。仰而思之。何思乎。思其幾而已。幾者性理之發於事理者也。至於性學。亦明著於尙書。殷之亡也。見於祖伊之告。曰不虞天性。不迪率典。蓋天性亡而草竊姦宄起矣。周之

興也。見于召公之訓曰：節性惟日其邁。蓋人性節而孝弟忠信立矣。且修教不易俗，齊政不易宜。五方之民皆有性也，必審其剛柔輕重遲速之異。齊洪範之沈潛剛克，高明柔克，所以因民之性而劑其偏用能會其有極。歸其有極。周子通書曰：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。剛有善有惡，柔亦有善有惡。聖人立教，俾人自易其惡，自至其中。此卽本於洪範三德之教。上承皋謨九德之訓，夫如是，民性乃壹歸於善。是故書者性理政治合一之書也。惟治書而後能治天下。

吾讀詩至變風變雅，不禁喟然嘆曰：嗟乎！此君性之所由暗塞而政事之所由怠荒乎？孔子言爲政以德，卽引魯頌駟篇之詩曰：思無邪，所以正君德。卽所以淑民性也。小雅之贊文王曰：天保定爾，亦孔之固。定者，定其性固者，固其性也。故下章言民之質矣。日用飲食，民之質，卽民之性。日用飲食之中，皆天理之流行也。又曰：羣黎百姓，徧爲爾德，尊德性也。周公之訓成王曰：夙夜

基命宥密。於緝熙。單厥心。肆其靖之。此卽文王緝熙敬止之學。單厥心。

單爲殫之

文省卽靖厥性也。召公之訓成王曰。俾爾彌爾性。似先公酋矣。彌性者。充滿其

性。酋者。聚也。充滿。蓄聚其德性。然後土宇版章。可得而保。宣王中興。大雅之

詩曰。天生烝民。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彝。好是懿德。秉彝者。民所秉執之恆性。故

繼美仲山甫之德曰。柔亦不茹。剛亦不吐。不侮鰥寡。不畏強禦。此皆政治中

之要旨。德輶如毛。性學邃矣。暴其民甚。名曰幽厲。凡伯作板詩曰。昊天曰明。

及爾出王。昊天曰旦。及爾游衍。衛武公作抑詩曰。相在爾室。尙不愧於屋漏。

大聲疾呼。所以啓發良知。範圍性命者。俱可作座右之銘。政治家當奉爲圭

臬者也。孔子曰。溫。柔。敦。厚。詩教也。性情學卽性理學也。

禮時爲大。順次之爲政者。必齊民以禮。禮也者。理之不可易者也。儀禮十七

篇。冠昏喪祭。皆因人心之固有。因情而立文。非強致也。周官六德。知仁聖義

中和。六行。孝友睦婣任恤。皆性理也。是爲和親康樂之本。七十子之徒。又推

明先王之道以爲禮記。戴聖輯之爲四十九篇。如曲禮內則玉藻少儀諸篇。皆少成。天性自貽。哲命之書。冠義所謂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。子夏傳樂記曰。人生而靜。天之性也。感於物而動。性之欲也。好惡無節於內。知誘於外。不能反躬。天理滅矣。斯言也。上紹孔聖之心。法下開宋儒性理學之權輿。蓋大禮與天地同和。大樂與天地同節。禮樂傾天地之情。是以耳目聰明。血氣和平。移風易俗。天下皆寧。子游傳禮運曰。仁者天地之德。陰陽之交。五行之秀氣。皆所謂性也。擴而充之。人情以爲。山乃躋於大同之治。孔子曰。恭儉莊敬。禮教也。廣博易良。樂教也。皆性理學也。

論語孝經相爲表裏。孝經曰。天地之性。人爲貴。人之行。莫大於孝。孝者。性理也。論語所謂孝乎。惟孝友于兄弟。施於有政。是亦爲政也。孝經曰。安上治民。莫善於禮。禮者。敬而已矣。論語言居敬行簡。可以臨民。又言修己以敬。以安人。以安百姓。蓋敬者。性之德。而心之貞也。顏淵篇言仁言政。要歸於敬。而無

失恭而有禮。政治之大綱。仁敬二字足以盡之。夫子之言性。豈終不可得聞哉。論語孝經性理學皆政治學也。

曾子述孔子之傳而作大學。子思闡聖祖之訓而作中庸。再傳而又得孟子。三子之言性理政治詳矣。大學一書心學也。誠意章言好惡。齊家治國兩章言好惡。平天下章言好惡。終之曰好人之所惡。惡人之所好。是謂拂人之性。蓋無有作好。無有作惡。卽不作福。作威。所以順民性也。中庸一書性學也。爲政九經必本於修身。不明乎善。不誠其身。自誠明謂之性也。惟能盡其性。乃能盡人性。盡物性。贊天地之化育。優優大哉。尊德性而道問學。王天下之道。在是矣。戰國之時。爭地爭城。殺人盈野。百姓輾轉於水深火熱之中。孟子痛焉。大聲疾呼曰。性善。乃若其情。則可以爲善矣。指示四端曰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。又總言之曰。有不忍人之心。斯有不忍人之政。不以仁政。不能平治天下。萬章一篇言窮理。告子一篇言盡性。盡心一篇言立命而政治之學。莫不

會通於其中。然則性理政治一以貫之。聖賢明訓。昭若日星。爲治豈有他道哉。

自是厥後。明君大儒。言政治皆根於性理。卽如近思錄。四子之階梯也。其論治平之道。雖至平極淡。而爲政者舉莫能外循而行之。則興也。淳焉。反而悖之。則亡也。忽焉。往者西人朱彌典。與吾華博士嚴幼陵相友善。嚴嘗以中國危亡爲慮。朱曰。中國決不至於亡。嚴詢其故。朱曰。中國經書皆寶典也。發而讀之。深入人心。基隆扃固。豈有滅亡之理。於是吾國通人。遂有讀經救國之論。雖然。讀經非泛鶩見聞也。非考據瑣節也。非沈溺訓詁也。非標新領異。隱僻好奇也。更非疑經畔道。亂名改作也。當通其大義。修之於人性。達之於事理。朝乾夕惕。以措之於政治。而國乃可以不亡。

論性理學爲氣節之本

吾儒生天地間。講明氣節而已。孔子曰。吾未見剛者。又曰。人之生也直。孟子

曰富貴不能淫。貧賤不能移。威武不能屈。此之謂大丈夫。又論浩然之氣曰。至大至剛。以直養而無害。則塞於天地之間。其爲氣也。配義與道。無是餒也。剛直者。氣之發乎理者也。道義者。理也是故。氣節而本乎理學。是爲真氣節。氣節而不本乎理學。則爲客氣。爲克伐。怨欲。爲傲。愾乖戾。是爲僞氣節。天下多僞氣節。有乖戾而無和平。有偏激而無中正。生民實受其害。豈不悲哉。俯仰千古。盱衡世變。益歎氣節之衰。皆由於理學之廢也。粵稽殷季。三仁尙已。夫孔子論微箕比干。本目之以忠義。而獨以仁歸之者。何也。蓋仁者不忍之情也。三仁之於殷。去也。奴也。死也不忍。不去不忍。不奴不忍。不死也。故曰。殺身以成仁。其仁也。其情也。世未有無情之人。而可以成氣節者也。諸葛孔明之出師表。情深矣。澹泊明志。寧靜致遠。非眞理學之士乎。唐之張巡。許遠。顏杲卿。大節炳乎日星。亦道義之士也。宋程朱諸大儒。出發明天理人情合一之說。而氣節乃大明於當世。一時風會所趨。爭自高尚其品格。于時先有胡。

澹庵上高宗封事。厥後迺有文文山正氣歌。謝疊山却聘書。流傳天壤間。可歌可泣。而陸君實親抱幼主。蹈海而死。所謂天柱以尊地維以立者。豈非然哉。吾嘗謂殷有三仁而殷不亡。漢有孔明而漢不亡。唐有張許顏而唐不亡。宋有文謝陸而宋不亡。蓋氣節之維繫乎人心。維繫乎家國也。若是迄于有明。方正學爲氣節之開山。誅夷及於十族。或曰先生當時已稱程朱。復出後之人。反以一死抹先生苦心。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。於是成仁取義之訓。爲世大禁。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矣。見黃梨洲明儒學案或曰先生之事。吾惑焉。國破君亡。縮劍自裁。以無辱可也。卽不幸爲邈者。所得閉口絕脰不食而死。可也。何乃咕咕于口舌之間。以致沈先人之宗。而枉及十族哉。見方望溪集方正學論二說適相反。吾謂先生蹈九死而不顧。可以爲全忠矣。何忍訾議之耶。厥後若于廷益若楊椒山相繼崛起。魏瑞竊權毒疖四海。而氣節之盛分南北二支。在北則孫夏峯鹿伯順二人主之。當左魏楊諸君子被逮。救之者多集於定興。

夏峯則奔走調和其間。

見方望溪集孫徵君傳

讀夏峯集乙丙記事文時奉聖客氏弟

光先欲周旋其事夏峯以告左遺直左曰可向婦人女子求活耶其浩然之

氣上薄霄漢由是而氣節之相傳遂及于史道鄰矣。

見方望溪集記左忠毅公逸事

在南則東

林諸君子主之高景逸顧涇陽而外若周景文若黃尊素若繆昌期諸人項

背相望顏佩章等五人擊殺緹騎逆焰為之稍殺余昔年刻周忠介燼餘集

讀其遺文往復流連不能已已由是而氣節之相傳遂及於黃石齋劉念臺

矣。

見劉哉山年譜

吾嘗謂有明三百年政治君昏臣庸幾於無可紀錄所可紀者氣

節而已惟氣節特隆而明亦可為之不亡其後南方之傑出者綿延於顧亭

林北方之傑出者遞嬗於湯潛庵顧氏名世豪傑屢謁孝陵奔走北方志在

恢復明社故老相傳天下郡國利病書外別有著作結成繩索於某府某州

某縣阨塞險要攻守異宜莫不畢載歿後李二曲恐召禍流涕焚之惜哉惜

哉潛庵受業夏峯正風俗毀淫祠固河防興水利名播海內實皆聖祖有以